

长篇小说

由进城“打工仔”到一代巨商，
旧中国珠宝古董界屈指可数的世界级领军人物

翡翠 大王

诚信经商的理念 | 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

集古董珠宝业界收藏、仿制、转让、打劫等奇闻逸事之大成，恰似玉石文化的《清明上河图》

丁大华◎著



华龄出版社

长篇小说 本书故事纯属

翡翠 大王

丁大华 ◎著

责任编辑：高志红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翡翠大王 / 丁大华著. —北京 : 华龄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80178-926-6

I . ①翡翠… II . ①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5856 号

书 名：翡翠大王

作 者：丁大华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4.75

字 数：441 千字

定 价：45.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 真：84039173

珠宝古玩大家的成功史书

——长篇小说《翡翠大王》序

翡翠作为中国玉石文化的奇葩虽早有记载，却姗姗来迟，由于清皇室尤其是翡翠超级粉丝慈禧太后的钟爱，“翡翠热”持续升温，在民国时期达到高峰，从国内“烧”到海外，至今仍未衰减。清末民初就出现过好几个“翡翠大王”。

大华老友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小说《翡翠大王》，以广阔的历史背景，全新的视角、渊博的收藏与经营知识，鲜活的文字，浓墨重彩地展示了古董珠宝业界的广阔画图，生动刻画了“翡翠大王”田玉铁等大千人物，展现了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揭露了古玩界败类的嘴脸。故事情节迭宕起伏，构思精妙绝伦，可以说集收藏、仿制、转让、打劫等奇闻逸事之大成，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古董珠宝的文化内涵，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恰似玉石文化的《清明上河图》。

田玉铁原是进城“打工仔”，虽“一脑袋高粱花子”，却揪着古玩界“京东帮”衣襟，历经多年打拼，练出“一双铁眼”和商海泛舟的经验，屡有惊人斩获。他指导制作的玉石珍品，被各国博物馆和私人争相收藏，使他成为旧中国珠宝古董界屈指可数的世界级领军人物，荣获“翡翠大王铁百万”绰号。这区区七个字刻画了一代巨商高大形象。

小说以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形象地剖析了田玉铁的成功之路和诸多哲理。诚信经商是他成功的根本。他连市井贫民、无知青年甚至青楼妓女都诚实以对，在藏家中更是有口皆碑，从而创造出无形的巨大社会信誉



与广阔商机。购买珠宝“管退管换”即使在今天也殊大不易，田玉铁却在民国时期赢得购买珠宝“非铁不买，买铁必真，管退管换，退也有赚”的口碑。“退也有赚”看似费解，这是因为，翡翠市价波动，退货时适当馈赠点滴“压盘”，暗留“回头客”——套用现代经营理念，是提高信誉资本留住顾客心的捷径，也是超越时代的匠心独运。

田玉铁虽富甲一方，但洁身自好，甘淡自泊，乐善好施，襟怀宽阔，是个大慈善家、大教育家、著名爱国主义者。书中描述了他支持变法维新，冒生命危险，率众为抗击八国联军的甘军运送粮草，与日商间谍巧妙周旋，抢救被末代皇帝抵押的国宝，以及支持孙中山革命，掩护蔡锷出走，冒险营救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为抗日游击队运送药品等诸多感人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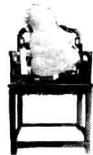
全书以道德败坏的“兄弟”田玉清与田玉铁为敌，几次派人对他暗杀未遂、绑架他全家七口、派匪徒秘密跟踪打劫为线索，使他险遭灭顶之灾等故事，阐述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本书首次以文学方式披露了解放战争中轰动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中国“泰坦尼克号”——万里号客轮沉没事件的全貌。

本书细致地描绘了他与苦苦追求的几位杰出女性缠绵悱恻的感情纠葛，催人泪下。

记得一位外国文学家曾经慨叹：能得到一本好书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

马希桂

首都博物馆原馆长



第一章 瞒天过海	1
第二章 秘谋打劫	6
第三章 戏外有戏	10
第四章 千钧重托	14
第五章 冒死闯津	19
第六章 巨轮沉没	23
第七章 怪梦连连	27
第八章 拽紧衣襟	31
第九章 磕头拜师	35
第十章 橡皮钉子	39
第十一章 脏唐臭汉	43
第十二章 意外遭遇	48
第十三章 天兵天将	52
第十四章 一个嘴巴	56



第十五章	此中三味	61
第十六章	树上宝石	65
第十七章	结识窑姐	70
第十八章	非常交易	74
第十九章	一品朝珠	78
第二十 章	翠玉白菜	83
第二十一章	光绪御旨	88
第二十二章	戏院风波	92
第二十三章	首饰匣子	96
第二十四章	太后赏戏	99
第二十五章	斗胆鉴宝	103
第二十六章	翡翠西瓜	107
第二十七章	风云突变	111
第二十八章	孽种泄密	116
第二十九章	龙归大海	120
第三十 章	真假洗子	125
第三十一章	遗宝惊宫	130
第三十二章	结交二马	135
第三十三章	战乱之痛	140
第三十四章	真人露面	145
第三十五章	巧取太监	150
第三十六章	意外条款	155
第三十七章	太行风云	159
第三十八章	深陷魔窟	164
第三十九章	自作聪明	169
第四十 章	自投怀抱	174
第四十一章	明争暗斗	178
第四十二章	小妾浪语	183
第四十三章	革命党人	187



第四十四章	王府历险	191
第四十五章	王爷拔枪	196
第四十六章	刮目相看	200
第四十七章	西风东渐	204
第四十八章	绮云痴情	209
第四十九章	钻石情结	213
第五十 章	蓝宝石王	217
第五十一章	化险为夷	221
第五十二章	连设埋伏	225
第五十三章	乔迁之喜	229
第五十四章	偷天换日	233
第五十五章	金蝉脱壳	237
第五十六章	雾露河谷	242
第五十七章	魔鬼世界	246
第五十八章	情缘未了	250
第五十九章	暗箭难防	254
第六十 章	性命关天	259
第六十一章	王爷圈套	263
第六十二章	捉奸闹剧	267
第六十三章	智救慕玲	272
第六十四章	生财有道	276
第六十五章	大家风范	280
第六十六章	宫藏危机	285
第六十七章	弄巧反拙	289
第六十八章	祸起东陵	294
第六十九章	购宝之争	299
第七十 章	祸从天降	303
第七十一章	单刀赴会	307
第七十二章	运筹帷幄	311



第七十三章	暗藏杀机	315
第七十四章	项庄舞剑	319
第七十五章	午夜惊魂	323
第七十六章	披肝沥胆	327
第七十七章	别有隐情	331
第七十八章	开心钥匙	336
第七十九章	不速之客	341
第八十章	巧妙周旋	346
第八十一章	珠联璧合	350
第八十二章	智斗高森	354
第八十三章	抢救海难	359
第八十四章	金玉之缘	363
第八十五章	行凶劫宝	368
第八十六章	噩梦初醒	373
第八十七章	翠娃归来	377
第八十八章	泣血香港	381
后记		386



第一章 · 瞒天过海

一艘法国邮轮即将驶抵上海。两个娇艳可人的半裸女郎突然推开豪华包间舱门，嬉笑搭讪。护卫着六大皮箱珠宝的四个武装保镖春心骚动，调情挑逗，抚摸搂抱，有意买春。舱门被突然撞开，几名猛汉不容分说把女郎揪到走廊扒光了拳打脚踢，高吼还钱。女郎狂喊救命，夺路而逃。三名保镖挺身而出英雄救美，与歹徒搏斗，不料却中了调虎离山计。留守舱内的保镖被打晕，六大皮箱珠宝人间蒸发。这桩发生在 1924 年举世震惊的悬案成了千古之谜。

时隔二十四年，“美人计”的历史悲剧即将重演吗？

这得从上世纪前半叶说起。当时北平富人讲究“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头戴马聚源，腰缠‘四大恒’”。那时北平有四位“百万”级超级富翁，老百姓编了民谣为他们排座次：

皇上搬出了三大殿，

富不过金、银、铜、铁四“百万”。

四“百万”，比比看，

要听名儿，正着数；

若论德、财，倒着看。

这位“铁百万”不仅后来居上，坐上头把金交椅，还头顶“翡翠大王”光环。可也有让人心惊胆战的俗语：家有黄金外有秤；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948 年 4 月初那个凌晨，在漆黑阴冷的夜幕中，两辆黑魆魆四轮平顶洋式轿厢马车悄无声息驶近哈德门（今崇文门）外手帕胡同一座大宅门。车夫想捻亮车厢旁的细尾铜灯，没想到门灯亮了。大门悄悄打开，一只只沉甸甸的大皮箱装



进车厢，另有几只被牢牢绑在车顶。

接着，门内款款走出身板硬朗的田玉铁。有人拉开车门，恭请手提蓝布包的田玉铁上车。他闪着沉稳的目光，并不急于上车，而是将蓝布包斜挎肩头，挨个用劲拽拽每道捆绳，见捆绳穿过每个皮箱把手绷得挺紧，仍不放心，又摸遍每个绳结。他解开两三个结，麻利脆快重新系好拴贼的扣，用浑厚的嗓音说：“记住，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然后坐进车箱，把蓝布包搂在怀中。两名干练的青年也上了车。两辆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漆黑的胡同口。

田玉铁绰号“翡翠大王铁百万”，早已声震海内外。他是中国珠宝古董界领军人物。他所携带的八大皮箱，打开来是珍宝博物馆，堆起来是金山。几乎件件都是“王”字号的珍宝。他头戴小缎帽盔，怀抱蓝布包，略显土气，可那包里却装着他和他的结拜兄弟“西北王”马鸿逵的命根子哪。

一向精明过人的田玉铁满以为如此沙底下走水，糠底下流油，应该万无一失了。

然而，暗夜中突然闪出鬼影，飞身登上隐蔽之处的三轮车，远远追踪而来。隐藏在三轮车篷布内的人并没有细想，只瞪着两只贼眼珠透过篷布上的小窗说了声快往北追。

这神秘鬼影盯梢已久。田玉铁做梦也想不到，这杀手竟是来自天津杂八地的混混，大号郭顺则，绰号郭顺子。郭顺子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天津盗贼怎么会来北京盯梢呢。

一出胡同口，两辆轿车分别向南北方向行驶。郭顺子向北穷追一阵才发现不对茬——这辆车挂的是胖座铁制马灯，那辆挂细尾铜灯的马车怎么没影了？！正是：恁你千般鬼，喝了老娘洗脚水。郭顺子急得俩眼直蹿火星星，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铁百万的珍宝，哪怕只劫走一件，就足够郭顺子一伙吃喝几年的。这个老练劫匪眼瞎了，怎能不急得心里直蹿火苗子呢？

田玉铁是上了蒋介石机密“蓝扳指计划”的。这计划要求未雨绸缪，在撤走文化科技精英的同时，把富豪巨商、工商业者撤往江南。为此，蒋介石特意给他写了言简意赅的亲笔信。

可是，任凭说客踢破门坎儿，磨破嘴皮子，田玉铁却纹丝不动。加之前不久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为他送来周恩来密信，请他帮助劝说马鸿逵弃暗投明。故此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说客蝎蝎蛰蛰，脑袋碰成筛子。要搬动蒋公钦点的珠宝界首富谈何容易啊。

他早就看透了国共双方此消彼长的根源所在，仔细阅读过毛泽东在两个月前



写的《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人士的问题》，了解到共产党确实说到做到，夺取城市后，诚心团结工商业者，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经济，并不采取在农村斗争地主的做法，联想到国统区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暗无天日，他决心稳坐钓鱼台。

特务正挠头的时候，谁也没想到，CC派两个喽啰——岳文斌和田玉清却斗胆揭了“皇榜”，要价一千块银元、五条“大黄鱼”（金条），少一个子儿不干。

岳文斌是靠盗卖石佛像发家的。特务们眼见乡下佬不时登门，有共党间谍嫌疑，抓起来审讯才知道猴吃麻花——满拧。敢情那些都是找他要账的穷棒子骨——岳文斌请人家帮助运完石佛，脚底抹油——溜回北平，赖账不给。这些人顶着他家门玩起了坐地炮。

特务们紧叨着岳文斌不松嘴，有错抓的没错放的，除敲他一笔不大不小的竹杠，还长脸变圆脸，让他指天发誓“效忠党国”，加入特务外围组织，提供情报，并许愿：吸收得力干员，赏十块大洋；提供情报按质定价。

岳文斌嘴上抹蜜一通劝田玉铁的死对头田玉清：“组织”是保护神，发特别“派斯”，行动方便，干点出格事“上边”给兜着。田玉清立即削尖脑袋往进钻。这次听说老蒋要让田玉铁挪窝儿，而大小特务磨破嘴皮子人家丁点油盐不进，急得如同热锅蚂蚁，不免心窝冒甜水儿：一来早想打劫田玉铁，二来有了经费正好为“活动”垫底，于是，便斗胆接过烫手山芋。

其实，这俩家伙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大“瓷器活”。他们早就跟铁杆朋友、马鸿逵身边的内线频繁通气，让他竭力鼓动马氏请田玉铁南下。

特务惊得嘴大眼小，同意出线，让他俩立军令状，拿身家性命担保，限时让田玉铁挪窝。

俩人给宁夏内线打了点“喜儿”，答应事成后必有重谢，让他叼着马鸿逵耳朵千万别松嘴，把“事”往死里砸。对方回电：尽人事，听天命。他俩心里有了底。

他俩直奔天津卫，去找金长利。金长利四十多岁，中等身材，长得虎背熊腰，凶狠剽悍，高颧骨，长下巴颏，总透出浑不讲理的蛮横与霸气。他脸盘楞角分明，眉毛细长，贼眼滴溜圆，目光锋利狡诈，左眉有道疤痕，是听窗根让人打开花的。人送绰号：“金疤瘌眼儿”。

开始他十分反感，谁叫跟谁急眼。张半仙给他卜卦说，他命中财运原先全让眉棱给克住了。现在断眉破相，歪打正着，应了阴阳五行八卦“金克木”一说。有可能因祸得福，发财的道没挡了。但凡金钱多有“眼儿”。“金疤瘌眼儿”倒着



念就是眼扒拉金，是招财进宝之号。

这下他乐了。他从小好逸恶劳，好打群架，变着法儿勾引大姑娘小媳妇，又跟邻村破落地主儿子张林泉结了八拜之交，成天偷鸡摸狗，打家劫舍，没少挨揍，捞不着几个大子儿。

他去天赐斋学徒，因偷柜上钱逛窑子，被田玉清狠狠整治一顿。不久，他按田玉清吩咐，和张林泉参与绑架田玉铁一家，也没捞着多少油水，而官府通缉劫匪名单中却只有他俩。他们四处躲藏，连连骂道：妈的！咱干骡子活吃驴料，干当王八活受气，做倒行市了。

他又跟着田玉清在上海穷折腾，差点儿丢了小命，连他情人小喇叭花都跟着栽了。

从此，他深知田玉清不但善于借刀杀人，而且生就一副使死人不偿命的歹毒心肠。他暗自发誓：有朝一日一旦得手，得给田玉清来点厉害的，便宜不能让这只老狐狸独吞。

他俩落荒而逃，把到手钱财挥霍一空，混入胶东烟台八路军县大队参加抗日。可县大队成天东奔西跑，打打藏藏，连地瓜干都吃不饱，还得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死拼硬打。他俩根本吃不了苦，便开小差远走高飞，鬼使神差钻进中央军的“战地服务培训团”。

毕业后，张林泉靠亲戚提携混入海军，弄了个军需官肥缺。抗战胜利，他摇身一晃，居然在上海吴淞口军港当了中校军需处长。可他毕竟是马勺上的苍蝇——混饭吃的角色。手中没实权，每每巴不得趁赴天津卫采购之机，勾结金疤瘌眼儿弄虚作假，好歹弄俩回扣钱。金疤瘌眼儿借养病之名从中央军溜号，钻进天津卫拜师傅占码头，靠杀人越货和给日本人抓“慰安妇”站稳脚跟，网罗亡命之徒。他们认贼作父，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也偶尔给张林泉透露点日军调防消息。

日本投降后他又鬼使神差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地下工作者”、“曲线救国有功人员”，成天晃着闪亮的疤痕，成国民党红人了。其实他屎壳郎跟着屁哄哄，只不过是帮狗吃屎，为接收大员吹喇叭抬轿子，多少捞点残羹剩饭，在“五子登科”闹剧中跑跑龙套而已。

他对打家劫舍、舍命捞财的营生早就烦了，总觉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鸡巴头挂镰刀——悬得乎，费劲不小，实惠不多。中央军节节失利，共军渐渐占了上风头。他对共产党划分阶级界限和刨根问底惩治害群之马的政策了如指掌。一旦共产党掌天下，像他这样五毒俱全的倒霉蛋，除了蹲大牢吃“黑枣”绝没好



果子吃。听说各地富豪携家带口投奔上海、广州避难。有的去香港、南洋和美国。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

狼吃羊，冷不防。想发邪财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干嘛不趁乱裹大捞几把呢。



第二章 · 秘谋打劫

正想睡觉飞来个枕头。张林泉风风火火带来消息：各地老财纷纷逃往上海。青红帮趁机疯狂抢劫。他又查出“宁夏第十七集团军”在上海为田玉铁典了石库门房子。

金疤瘌眼儿嘴都乐歪了。这与他从万里号轮船观通长王贺民那里得到的消息不谋而合。王贺民在中央军曾与张林泉混得很熟，后来脱掉军装，当了万里轮观通长——掌管无线电台和通讯联络。他把译出的“蓝扳指计划”绝密电报合盘托出。电报严令：着即为田玉铁……等京津名人提供免费上等舱船票。田玉铁近日来天津宴请沙明远船长，大概与此事不无关系。

田玉清、岳文斌和张林泉齐聚天津，周密策划，很快得出结论：时值淮海战役前夕，津浦铁路已被切断。田玉铁只有从天津走海路南下。一定要抓住天赐良机，给他来个连锅端！

他们制定周密计划，由田玉清任总舵主，金长利直接指挥打劫。要摸准田玉铁的行程。金疤瘌眼儿派得力助手郭顺子前往北平当“坐地炮”，由田玉清指点，把田玉铁全家盯死。

其次是选好“刀口”。一是在天津卫下手；二是海路开刀；三是到上海再抄家伙行抢。这伙人鸡一嘴鸭一舌，各自使尽吃奶力气，搜肠刮肚，吵得沸沸扬扬。

比来比去，天津和上海军警宪特层层密布，田玉铁手眼通天，防范严密，不易得手。能在天津动手最好。在上海动手麻烦更多。

田玉清两眼闪着灼灼贼光说：“在船上做表面看回旋余地有限，困难重重，



但却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连鬼都猜不到，不失为一招绝妙好棋。船上就屁股大的地方，田玉铁想逃走势比登天还难。只要王贺民把船上内线及通讯联系砸瓷实了，张林泉在吴淞港把‘道儿’铺平垫稳，确保巡逻快艇能中途接应，金长利和郭顺子佯装海军便衣特工，以捉拿‘共党间谍’为名，把田玉铁一伙‘人赃’俱擒，就有可能万无一失。这可是有先例可循的。”

接着，他摇头晃脑讲述了本文开头所说二十四年前在法国邮轮上发生的那桩离奇的美人计珠宝抢劫大案。在场的人听得入了神，如同打了吗啡针，个个拍着巴掌乐得合不上嘴。

因饮酒过量满脸充血的王贺民晃着油光光的脸说：“高！这出戏实在是高！不是我吹，只要把我在万里轮上铁杆儿朋友和头头事先‘喂’足着点，他们自然会帮忙。只是林泉兄一定要提前送来密电码，以便及时联络，好让你的巡逻艇准时前来‘接货’。”

张林泉立即喷着酒气手拍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密电码不成问题。兄弟我在吴淞军港有几个拜把子哥儿们。调船‘接人’可以说是手拿把掐的活。”他们又把细节一一敲定。

金长利肚里另有小九九：自己跟着田玉清鞍前马后没头苍蝇似地折腾多年，到头来没多大实惠。田玉清为人吝啬奸诈，善于借刀杀人，是个只可与图小利、不可共大业的势利小人。这次不能完全随着田玉清指挥棒瞎转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定多留心眼，随机应变，敢于趁火打劫，变着法地吃“独食”。除了郭顺子，其他人则对不起了。

随后，就有郭顺子扎进北平，在田玉清指点下，暗中盯梢的事。

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尽管郭顺子不错眼珠专人盯死，可精明过人的田玉铁却连摆迷魂阵。让一辆轿车出胡同口朝北抄近道直奔前门火车站，而他坐的车却朝南绕瓷器口向西兜个大弯，再绕道折返去车站。郭顺子晕头转向慌不择路向北穷追，差点儿跟瞎了。

他好不容易才识破田玉铁的“十字路口倒穿鞋”，绕道跟踪，同他们一道上了火车，在他们斜对面不远处找了个靠窗坐位。他见田玉铁与穆树茂相对静坐，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而随行的田玉铁长子田达仁和八只大皮箱却人间蒸发了，不由得冒出一身冷汗！

郭顺子外号“鬼难拿”，天津卫三不管杂八地长大的混混儿，天不怕地不怕，成天偷鸡摸狗、打家劫舍，混迹江湖，拜在金长利门下，是金长利信得过、也是最得力的一员干将，又是他打小看着长起来的，因为从小叫惯了嘴，长大了也改



不过嘴来，仍然称呼郭顺子。

他戴着茶色眼镜，身着礼服呢长衫，头戴礼帽，穿戴整齐，略显文质彬彬，若无其事地四处张望，其实他一直不错眼珠地在死盯田玉铁。心里一个劲地直卟嗵，腊黄脸上汗水涔涔，心口像揣着刚逮着的兔子，突突跳个不停。他定睛仔细再看，不错，斜对面坐着的正是他多日苦心盯梢的那位威震北平乃至中国的大“财神爷”——一位能让他们发邪财，也能让他们断送小命的活祖宗，鼎鼎大名的“翡翠大王铁百万”。他对面坐着得力伙计穆树茂。

铁百万本姓田，名子平，字玉铁，祖籍京东三河县。如今已是花甲长者了。依照习惯，我们还是称呼他田玉铁、铁百万或田巴吧。穆树茂三十岁出头，精明强干，体面大方，读过不少书，练过武术，跟田老板天南海北地跑，历练出超群的胆识、经验和过人智慧，一看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态，就知道这是个久闯江湖的汉子。

可是，田达仁和八只皮箱又上哪儿去了呢？根据总舵主田玉清提供的准确情报，他随身所带皮箱内个顶个都是万里挑一、傲里拔尊的珍宝。如果瞪着眼睛愣给“看”丢了，即使绑架田玉铁也白废！田玉清岂能轻饶他。金长利非活劈了他不可。这个田玉铁可真他妈厉害到家啦，没离京门子一出手就摆了两个不大不小的迷魂阵，“涮”得郭顺子连北都快找不着了。

田达仁和八箱珍宝硬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不能干坐着，必须主动出击。于是，他悄悄凑到田玉铁跟前，装出一脸微笑和谦卑，用京片子搭讪：“劳驾，请问刚才和您老一起的田达仁先生上哪儿去了……”

听到提问，田玉铁像拴马庄子纹丝不动，仿佛根本没听见，双眼依然默默注视窗外景色。穆树茂心里猛一激灵，脸上并不显山露水，只扫了对方一眼，反问：“请问先生您……”

郭顺子继续漾着满脸微笑搭讪：“……您别误会，我没什么别的意思。我跟达仁是发小儿，又是东花市小学同学，虽说不同班，可一块混熟了，择日不如撞日，想找他叙叙旧……”

“对不起先生，我不清楚您说的是谁……”穆树茂冷静地回答。

郭顺子碰了橡皮钉子，自讨没趣哦哦两声坐回原位，心里腾起万丈怒火。暗自思忖：甭他妈问了——田玉铁显然早就打好了预防针：不仅摆下迷魂阵，而且连偶然邂逅如何应答，都布置得天衣无缝。真让人恨天无把，恨地无环哪。

他做梦也想不到，田达仁就静坐在他身后不远处。只不过换了“行套”：身穿米色风衣，头戴宽边礼帽，鼻梁上架着玳瑁宽边茶镜，两腮布满络腮胡子，口